

高职大学生心理幸福感问卷的修订

刘艳¹, 丁道群²

(1.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1; 2.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心理幸福感从人类全程发展的角度理解和诠释幸福。经采用 Ryff 编制的心理幸福感问卷对 419 名高职大学生进行测查, 结果发现: 1) 修订的心理幸福感问卷是三因素模型, 即个人发展、自主性与个人成长, 并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2) 高职大学二年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显著低于其它两个年级。

关键词:心理幸福感; 高职大学生; 问卷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84(2014)08-0103-02

1 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

积极心理学背景下, 大量研究开始关注“幸福”这一研究主题。有关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有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两种研究范式。主观幸福感以快乐论为基础, 起源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它侧重人的主观体验和自我评价。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对较为成熟。Diener 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个体对生活满意度和个体情绪状态的一种综合评价。对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存在 3 个经典的评价指标: 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部分。

心理幸福感的研究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它继承了实现论的思想, 从人类全程发展的角度理解和诠释幸福, 认为幸福侧重于个体潜能的自我实现。但相关研究还不是很成熟。Ryff 和 Singer 从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定义出发, 总结了心理发展阶段理论、基本生活倾向理论、人格改变理论等相关理论, 从人类全程发展的角度理解和诠释幸福, 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心理幸福感的六因素模型, 即: 自主性、掌控环境、自我接纳、个人成长、与他人的积极关系与生活目标感, 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国内研究者对该问卷的修订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崔春华、刑占军在大学生和城市居民样本中验证该模型, 其结果并不理想^[1,2]。宛燕、郑雪的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的整体结构效度较好, 仅 1 个题目需要调整^[3]。本文将高职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对心理幸福感问卷进行修订, 并以主观幸福感问卷作为修订量表的效标, 考察高职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特点。

2 研究方法

2.1 取样

从株洲市 3 所高职院校进行分层整群抽样, 抽取一至三年级大学生 419 人, 其中男生 171 人、女生 248 人, 大一学生 187 人、大二学生 176 人、大三学生 56

人, 平均年龄为 18.93 岁。将总样本按照性别、专业、年级对等的原则切分成两等分, 分别对两份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2.2 研究工具

2.2.1 翻译修订心理幸福感问卷

首先由两名心理学研究生将 Ryff 的心理幸福感问卷由英文翻译成中文, 再请一位英语专业研究生回译为英文, 并对翻译问卷进行调整, 再由两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结合已有研究结果予以适当调整。本问卷采用 6 点计分, 共包括 6 个评价等级, 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2.2.2 主观幸福感问卷

采用幸福感指数量表评定主观幸福感, 问卷包括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部分, 计算总分时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平均分与生活满意度的得分(权重为 1.1)相加, 范围在 2.1(最不幸)和 14.7(最幸福)之间。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

2.3 统计与分析

采用统计软件 SPSS19.0 与 AMOS 20.0 进行数据处理、统计与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对第一部分样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KMO 值为 0.81, Bartlett's 球形检验显著($P < 0.001$), 这表明该样本和各变量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根据各因子的特征值、碎石图等对所有项目进行删减, 最后抽取 3 个主因子, 16 个项目, 其累积解释率为 53.50%。各项目在进行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后的负荷情况见表 1。

3.2 信度分析

修订后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4, 分半信度系

数(Guttman Split-half)为0.81,这表明修订后的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另外,间隔两周对问卷进行重测并计算两次测验的积差相关,结果表明该问卷的重测信度为0.65($P < 0.001$),这反映了修订后的问卷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表1 心理幸福感问卷因子负荷表

项目	个人发展	自主性	个人成长
17	0.73	—	—
34	0.73	—	—
16	0.73	—	—
28	0.70	—	—
18	0.66	—	—
10	0.64	—	—
42	0.64	—	—
26	0.62	—	—
63	—	0.78	—
27	—	0.70	—
45	—	0.70	—
39	—	0.69	—
5	—	—	0.82
6	—	—	0.75
12	—	—	0.66
7	—	—	0.65
53	—	—	0.42
特征值	5.76	1.92	1.41

表2 心理幸福感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拟合指数	χ^2	df	χ^2/df	GFI	NFI	AGFI	CFI	IFI	RMSEA
	170.76	101	1.69	0.91	0.86	0.87	0.94	0.94	0.077

4 讨论与分析

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修订后的16个项目的三因素模型是比较理想的,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三个因素分别命名为:个人发展、自主性与个人成长。这一结果表明高职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结构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原来的心理幸福感问卷并不完全适合于高职大学生。这与崔春华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与宛燕、郑雪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同样是大学生,年龄相仿,发展阶段也基本一致,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心理幸福感涉及的个体潜能的自我实现,而高职院校的大学生相对于重点本科和本科的大学生要更少地注重这一方面的体验。从心理幸福感的六个维度来看,高职大学生在自主性、掌控环境、自我接纳、个人成长、与他人的积极关系、生活目标感等方面可能具有其特殊性,因而本研究得出了不一样的结构模型,但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总体而言,修订后的问卷项目较少,较之原来的问卷更加简洁,也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是适合用来测定中国文化背景下高职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可靠工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通过考察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作为修订问卷的会聚效度。之所以选用主观幸福感问卷,这与近几年幸福感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整合的趋势有关。首先从幸福感的定义来看,Waterman的观点就包含了两种幸福感,Ryan和Deci对幸福感的定义也包括了两种幸福感^[4]。其次,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者都有一些共同的影响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内外向性等,研究也发现了心理幸福感的自我接纳和环境控制两个维度与生活满意度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并有一部分重叠。

3.3 效度分析

本问卷在翻译过程中,参照已有的翻译问卷进行适当修改与调整。问卷的内容经过两位心理学专业副高级职称以上的专业人士进行鉴定、分析和考究,从专业角度保证了问卷的内容效度。

对第二部分数据(202人)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的三因素模型。温忠麟、侯杰泰等将RMSEA、NNFI、CFI等拟合指标来反映数据与模型的吻合程度,RMSEA低于0.1,相对指数超过0.8则反映数据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本问卷以最大似然法估计的拟合指数如表2所示。由表2看出,GFI、NFI、AGFI、CFI等各项指数均在0.85以上,RMSEA=0.077(小于0.1)。可见,修订的心理幸福感问卷的三因素模型拟合较好。

由于已有研究表明心理幸福感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为此本研究通过考察两者的相关系数来反映问卷的会聚效度,两者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35($p < 0.01$),这表示修订后的心理幸福感问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4 高职大学生心理幸福感现状分析

首先考察不同性别、年级高职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以及差异。差异检验结果显示:高职大学生在心理幸福感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 = -1.65, p > 0.05$),而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F = 3.31, p < 0.05$),事后检验结果显示大学二年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M = 64.42, SD = 10.33$)显著低于其它两个年级。另外,差异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来源高职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心理幸福感也没有显著差异。

同时,本研究结果表明高职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在性别、专业、来源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大二二年级学生的心理幸福感最低。由于高职大学生只有三年,大学二年级专业学习最繁忙,同时也是他们为就业做准备的关键一年,为此他们面临更大的学业与就业方面的压力,在个人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也面临更多的矛盾与冲突,更少地体验到心理幸福感。相对而言,大一一年级学生对个人的发展与成长有较好的愿景,而大三年级学生可能已经就业,有更多的心理幸福感。这一结果提示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需要重视大二学生心理幸福感的培养。此外,本研究中并没有发现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心理幸福感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参考文献:

- [1] 崔春华,李春晖,王欣,等. 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在河北师范大学生中的试用[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5,19(2):128-130.
- [2] 邢占军,黄立清. 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在我国城市居民中的试用研究[J]. 2004(3):336-342.
- [3] 宛燕,郑雪,余欣欣. SWB和PWB:两种幸福感取向的整合研究[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0, 8(3), 190-194.
- [4] 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55(1):68-78. (责任校对 晏小敏)